

集古村恩仇記

村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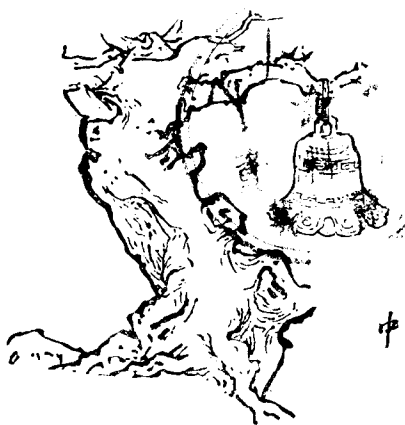


集古村恩仇記

陝西省富平县城关公社

集古村村史編写組編写

賈浩义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4年·北京

集古村恩仇記

集古村村史編写組編写

賈浩义插图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营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787×1092 1/32 4 7/8印张 83千字

1964年1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5)0.35元

目 次

序.....	3
万恶汇集古.....田春义	5
“三閻王”和“瞎腸子”.....赵生才	13
“黑毒虫”.....赵生才 田春义	20
“朱家大院”.....田树茂	32
“娘娘庙”.....张青云	37
“人集”与“粪場”.....王毕軒	44
我家三代.....朱来金	51
我这大半輩子.....程全有	58
长工生活十六年.....赵聚才	68
工錢.....王长发	75
五亩三分地.....何根杰	82
穷妇恨.....侯云俠	88
土地改革到了我們村.....朱生福	94

枯树开红花.....	赵聚才	100
风吹不散穷汉心.....	田春义	108
打掉歪风.....	赵茂林	115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	朱生福	123
穷棒子办了个王牌社.....	赵茂林	132
水的故事.....	楊永安	137
娃呀,千万不敢忘本.....	郭清仪	144
后记.....		151

序

集古村在陝西省富平縣，現在是城關公社集新大隊。提起我們村（算得上是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溫泉河日夜不息地流經這裡，灌溉着河川土地，除了出產小麥、棉花、油菜，還有蓮菜（蓮藕）、大麻、水稻。春天桃花盛開，夏季荷花清香，金黃色的稻波緊跟着金黃色的麥浪，無人不說：好一個“洞天福地”！）

可是，翻開集古村的歷史看看，在吃人的舊社會，這“洞天福地”並沒有給我們窮苦人帶來半點好處，帶來的只是更多的血和淚。全村共一百三十四戶人，二千零三十畝土地，四戶地主、七戶富農，以及外地的“惡煞凶神”就霸占了一千五百三十一畝地，占百分之七十五。九十六戶貧、下中農，僅有二百五十來畝“紅坡地”、“瞎瞎田”。全村一百多畝產蓮菜的“寶地”，根本沒有窮人的份。窮人有的只是受苦、賣力、挨打、受氣。

本村的地主、偽保長勾結外地的土豪官僚，橫行霸道，作威作福，吸干了我們的血，榨碎了我們的骨頭。全村有五十七戶給他們拉過長工，打過短工；二十三戶拉上棗杆討過飯；外出逃荒的八戶，有四戶至今生死不明；多少窮苦人被他們逼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那時候，也有人想到官府去告狀，但是，

官僚、老財都是一个鼻孔出气，县里的狗官都是本村地主、伪保长的至亲好友，穷人縱有一千张状紙，哪頂人家一句話呵！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下去，有过一些反抗和斗争，但是，刀把子握在人家手里，到头来还是穷哥们吃大亏！……穷人究竟啥时候才能出头，誰来砸碎这封建势力統治的鎖鏈呢？

千年恨，万年仇，共产党来了才出头。一九四九年富平解放，穷苦人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組織起来打倒了地主老財，土地回了老家，穷苦人成了“洞天福地”的真正主人，再也不給地主富农当牛馬了，再也不受老財官僚的欺侮和压迫了。一九五四年党又领导咱们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一九五六年以后，我們高級社被人叫“王牌社”，旧社会那种飢寒交迫，奄奄一息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公社化后，变化更大哩！实现了电气化，安装了抽水机，把塬頂上的旱地也变成了水浇田。只說今年秋季，藕丰收，麻高产，秋粮比去年增产了一倍多。看着这些丰收景象，人人充滿无比的喜悅。貧农赵聚才說得好：“想想过去，看看現在，真是两个人間！”田树茂老汉也說得好：“生活这样美气，十匹大馬把咱的心也拉不走！”

是呵，心可不能走呵！在这幸福的日子裡，可不能忘了过去的血和泪。忘了本，就会上阶级敌人的当，就会变心。我們編写村史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传家宝”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教育后代永远記住阶级斗争，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鬧革命，坚决走社会主义的幸福大路。

中共城关公社集新大队支部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万恶汇集古

田 春 义

我們集古村，跟着“九眼藕”一起出了名。这里的蓮菜就是特別，不管大小，都长着九个眼眼，切开来白生生地惹人爱，保存好長時間不变色，吃着又嫩又脆；用来磨藕粉，出粉格外多，算得上是咱县的特产。

可是，在吃人的旧社会，这些好处穷人哪能沾上边？集古村反倒成了“惹事生非”的地方，地主、恶霸、官僚、軍閥，真把咱們穷人害扎啦！

就从我自己的伤心事上說起吧。

一九二八年，我还不滿十八岁，就去給富农朱怀經拉长工。朱怀經看我年紀小，身体弱，別人一年工錢二十五、六元，他只給我十五元。因为他住在塬上朱家壩，当时言明一不下河担水，二不往塬上抬藕包子。上工三个月，我使用了一些工錢，这可叫朱怀經抓住了小辮子，知道我“撩不了套”，硬讓我干起了重活。夏收大忙的季节，白天我在地里、場里做了一天活，晚上回来，他还叫我成半夜地从河里向朱家壩担水。这家伙心真毒，專門做了一副大水桶。来回挑一趟水，要走三里路，担水走的是上坡路，肩膀压肿了，腰压弯了，难受的直流眼泪，

我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說。到了十冬腊月，挖开了蓮菜，他又叫我把装满蓮菜的藕包子往朱家壩抬。一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干着壮年人的活，工錢少拿将近一半！

就是这一年十五元的工錢，还要养活两口人。我和弟弟知道錢来的不容易，一个錢一滴血，过日子能省尽量省，从沒糟蹋分文。这样一点点、一年年，总算积攒了几块錢，怕守不住，就置买了三分“狼不吃”的渠岸地，虽说种不成庄稼，可是有了三分地，就算有了一份家业嘛！我在这三分地里插下了二百多棵白楊树，給地主、富农干完活，有点空闲，就偷偷摸摸地捎带着把树护一护。过了几年，树长的两把多粗，两丈多高，我看着真高兴，心想：这一下，咱这旁光棍可以解点“渴”啦，指望拿它换点收入。

这时候，伪保长、外号叫“黑毒虫”的张瑞柏，看咱做活踏实，常找我給他推粪、犁地。做完活干瞪眼，不給工錢，你問他要，他就給你出鬼，說你“不务正”，讓你“坐堆子”（即炮楼）巡夜放哨。咱心想，人家是保长，咱惹不起人家，还是离远些。沒想到，你离他越远，他把你纏的越紧。

那是一九三七年，“黑毒虫”假装善人，介紹我給一家姓邓的掌柜的当了长工。一上工，他就跑来对我說：“叔給你办了一场事，叫叔使上三块錢。”

你看要臉不要臉？真是“閻王不怕鬼瘦”。咱怕人家出鬼，只当少掙了工錢，叫这不要臉的东西使喚了三块錢。

“黑毒虫”用了我的錢，吃上了甜头，認為咱老实好欺負，二次找上門来，說是要买蒜籽，向我“借”十块錢。我知道他的

人品，說借，实际是敲榨，“刘备借荆州，只借不还”。我給他使了个計，說：“掌柜的不給。”

“黑毒虫”不肯罢手，老着脸皮跑去找到掌柜的問：“人家娃給你拉长工，为啥不給工錢？”

我根本沒問掌柜的要錢，掌柜的不知內里，被問的楞住了，忙說：“沒見春义說。”

这一下，惹恼了“黑毒虫”，气冲冲地跑來找我。我刚推毕磨子，正在洗脸，他手里拿了个棍棍子，叫着我的小名說：“居儿，快洗，我和你两句話要說！”

我沒理他，心里也鼓了鼓劲，准备和他干一場。

“黑毒虫”見我沒有言传，沉不住气，张口罵了起来：“日你媽的，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欺哄我赫赫有名的张瑞柏、张保长呀！”动手打了我一棍子。

我沒有松火，拾起砖头向馱日的飘过去，跟着跑出了集古村。

从此，我不敢回村了，到县城周围給人家做零活。“黑毒虫”虽然給我装上了气根子，想方設計給咱出鬼，我沒回去，他抓不住，也沒有办法。

攬了几年零活，人在外，心在我那白楊树上，有时候偷偷跑回去看一看，护一护。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六是我們村的龙王庙会，趁着赶庙会的人多，我也混在里面，溜回村里，悄悄跑到地头一看，不知誰在我的树上刻了几个字：“周公甫的树。”

周公甫是县城里的大恶霸、伪保安团团长。我气得心能

从口里跳出来，狠狠地罵了一句：“誰舔他周爷的尻子咧！”

这話正被周公甫的狗腿子、“黑毒虫”他哥张培基听见了，他“咚”地往我面前一站，說：“居儿，你嘴里不干不淨的說什么！这块地在周团长的地头，明明是周团长的！”

我說：“你凭啥說这是周公甫的地？他的地在渠南，我的地在渠北；他的地买的迟，我的地买的早，有約有据，你不能血口噴人！”

給周公甫种过地的周怀茂、朱怀春也来了，当面作証說：“周公甫的地我們很熟，东西南北，四至分明。春义的地根本不在他的地內。”

狗腿子气极了：“去，去，你們知道什么！”說完，甩着手走了。

狗腿子跑到县城里，在他周爷面前告道：“居儿这小子吃硬不吃軟，不給点顏色，不死心。”

周公甫一听大怒：“世上哪有纏不小的脚！”話一落点，即吩咐左右，奔赴集古村。

周公甫带着一群伪保安团的“黄狗”，扛着长枪短枪，还背上丈量土地的竹尺，威风凛凛地进了村，气势汹汹地說：“把田春义給我叫来！”

听說周公甫叫我，知道沒有好事，找出地約揣在怀里，去和他面理。一見周公甫，倒把我吓了一跳，这家伙恶煞怕人，光秃秃的脑袋，猴儿三角脸，活像神庙里的夜叉小鬼。

狗腿子狐假虎威，张口問道：“田春义，你說那块地是你的，凭啥說是你的？”



我說：“我的地是民國十九年買的。”

周公甫接了腔：“可有約嗎？”

我說：“有。”

周公甫魔爪一伸：“拿來看看！”

他手里拿着我的地約，賊眉賊眼地看過來看過去，忽然像看出了什麼麻達似地，鬼臉一吊，問道：“為什麼買地和印契的年干不一樣？”

我說：“因為沒錢，契印的遲。”

周公甫慢慢從口袋裡掏出他那塊地的契約：“你把我的契約看一下，我是頭天買地，二天就印契的。”

我說：“你能辦到，我辦不到，我怎能和你相比。”

“放屁！你偽造契約！”周公甫賊眼一瞪，向“黃狗”喝令一聲：“丈地！”

狗腿子忙拉起竹尺丈量土地。他們先從南頭丈起，故意拉下一塊，我說：“你要把南邊的地丈上。”

他們早安了鬼心眼，根本不理我。這還有啥說的？明明是睜着兩眼奪地哩！

量完地，狗腿子忙向他周爺報告：“不外十畝。沒問題，居兒那地就是你的！”

周公甫像滿有理地問我：“你還有啥說的？”

我說：“你要是不長良心，誰是你的地吧！”

“好嘛，看你有多大本事！”周公甫說完，領着一群“黃狗”走了。

過了四天，狗腿子和五、六個背着槍的“黃狗”，帶着木匠，

拿着鋸子，坐兩輛大車來到我的地頭。乡亲们看見，跑來給我說：“春義，人家伐樹來了，你不擋去？”

我嘆了口氣說：“老哥，咱窮人脖子上沒犟勁，光棍不吃眼前虧，鬧不過人家，還會引起大亂子！”

在那個世道，咱窮人有啥辦法？滿肚子的委屈對誰言？我鑽在破窩里抱頭大哭，十幾年的血汗，仅有的命根子，被惡狼吞掉了！

豺狼惡虎到集古村奪地，不只是這一件。早在一九三七年，就發生過一宗搶房奪地的事：我們村的地主朱懷吉，外號叫“三閻王”，和縣城里的偽商會會長黨耕九結拜為燒香弟兄，親熱的像一個狗肚子里養出來的。“三閻王”把剝削來的糧食，一車車運到縣城里給他干哥，在集市上投機倒把；黨耕九又從他的商號“大德公”里，把一包包大烟土交給他干弟，在村子里放販賣錢。他們就這樣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大發橫財。黨耕九也看上了集古村的地，想置塊地賺點甜頭。“三閻王”懂得他干哥的心意，又知道咱村里的蘇元德欠黨耕九一筆賬，就給他干哥出主意說：“蘇元德欠你的錢，你把他的地和房折算了，這不兩全其美？”

蘇元德是我村的窮苦人，雖說有二畝四分地、兩眼窑洞和幾間房子，一家八、九口人咋能糊住口？生活逼得沒辦法，這才搬動了“三閻王”，從黨耕九的“大德公”商號借了點錢作小本生意，想着補貼點生活。誰想生意虧了本，幾個月後一算賬，本加利、利滾利，欠了“大德公”整四十塊大洋，吓得蘇元德不敢見黨耕九的面。冤家路窄，蘇元德偏偏碰上了黨耕九。

这天，苏元德到县城去卖棒子，走到“三閻王”門口，正碰上党耕九，他想走走不了，想跑不敢跑，只好硬着头皮上去打招呼：“党先生来了！”

党耕九哼了一声，問道：“还我的錢，准备好了沒有？”

苏元德提心吊胆地說：“沒有。”

党耕九张口罵道：“几个月了，不还賬，你想咋哩？要白眉呀！”上去打了苏元德几耳光。

“三閻王”由屋里慢騰騰地走出来，假惺惺的对苏元德說：“元德呀，你这娃太不懂道理了，你不还錢莫要說起，为啥还要惹你党叔生气？”停了一会，才接着說：“我看，干脆把腰带勒紧，把賬給人家还了。不然，就把你咧房地折价卖給你党叔。”

苏元德一听要折房、地頂債，簡直是晴天一声雷，忙說：“党先生，这房和地是我全家人的命根子，要是折了賬，我一家就不得活……。”

党耕九把头一轉：“咋呀？舍不得？那好，还我的錢。”

“三閻王”拿出早已写好了的約据，硬逼着苏元德划了押。

就这样，苏元德的全部家业被搶走了。当天下午，党耕九和“三閻王”就逼着他騰房子。苏元德一家人哭成一团，被撵到村外一眼烂窑里。为这事，苏元德气的得了臟症，沒吃沒穿，哪有錢治病？到冬天就死了。跟着，他大哥和二哥也冻、餓死了。他媽一看儿子死光了，寻根繩子上了吊……

回想起我們集古村这些凄惶事情，真叫人眼泪汪汪，也真叫人咬牙切齿！在旧社会，地主、富农、恶霸、官僚，真是万恶汇集古，逼得我們多少穷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三閻王”和“瞎腸子”

赵生才

咱集古村的穷哥们，世代忘不了地主朱怀吉和朱德才这两个恶棍。朱怀吉小名叫三保，心毒手辣，剥削压迫穷人惨的可怕，大家替他起了个外号，叫“三閻王”。他的儿子朱德才，坑害穷人的瞎心眼比他老子还多，大家都叫他“瞎腸子”。解放前，穷人们从他家门前过，都要提心吊胆。那时的“三閻王”家，两间宽的門楼，丈几宽的大黑門，密密麻麻釘着銅錢大的黑盖釘子，一边臥一个张口大石獅，猛不防就会从門里扑出大恶狗。

在吃人的旧社会里，有錢便有势。“三閻王”凭着有錢，和县城里的伪商会会长党耕九結拜了兄弟，又和伪保长、外号叫“黑毒虫”的张瑞柏結了儿女亲家，交往的尽是些官宦人家。遇到四时八节，“三閻王”就把这些“达官貴人”請来作客，抖抖威风。这父子俩仗势欺人，以富胁穷，逼得很多人傾家蕩产，骨肉分离。我家两代的血泪史，就是“三閻王”父子鑄成的。

一九二九年，遭了大年饉。财东家吃肉喝酒，穷人们叫苦連天。我家穷得擰繩，有几升小米，一直舍不得吃，后来实在沒得办法，为了求个活命，才把它拿出来，包成粽子，想卖了粽

子多买一点粮食糊口。粽子包好了，放到鍋里干瞪眼，沒柴烧。我們几个娃娃就去拾柴禾，我表哥年紀大，跑的快，他从垃圾堆里拣了块烂板板回来。誰知道这下闖了大祸。

原来，“三閻王”早就看上了咱咧几亩地，只恨无处下手，这一来，就找到了把柄，硬說我表哥拣的那块烂板板是他家的东西。粽子還沒煮熟，“三閻王”和他儿子“瞎腸子”如狼似虎一般，撞进了我家門坎。

“三閻王”刚进門，就沒头沒脑地罵道：“土匪！狗日的穷疯了！你把我朱家先人祠堂里的神門拿来烧了，把我先人辱沒了！这次非和你見个高低不可。”

我們一家人弄不清是咋回事。我二大說：“啥事嘛？咧是娃們在垃圾堆里拣的烂柴。”

“狗日的嘴犟！”不容我二大把話說完，“三閻王”奔过来，一把扯住我二大，抬手就是两耳光。“瞎腸子”跟着赶过来，父子俩把我二大捺倒地上，一頓飽打。

当时我大沒在家，我大媽一看心里急了，上前去拉“三閻王”。“三閻王”胳膊一甩，我大媽跌倒地上。我媽一旁护着我，吓得直哆嗦。

“三閻王”和“瞎腸子”不肯罢休，扯起我二大要去見狗保长“黑毒虫”。你想，“三閻王”有錢有势，又和“黑毒虫”是儿女亲家，到了那里，穷人会有好下場？正在这时，邻居朱五长赶来拦住劝解。“三閻王”这才說：“好，不去也行，罰你六十块錢，再出一根枪。”

我二大不答应：“那块烂板板就算是你家的东西，我賠你